

再說共鳴

第一本《老饕漫筆》是自己買的，第二本《老饕續筆》是趙珩兄送的，扉頁上是趙兄端正秀麗的小楷「冀平女史哂正」。晒正，笑納的意思。我到趙兄家去過，滿室書香，記得非常清楚，他說，要找個日子請我到家裏吃一餐，由他自己做，可惜這不平凡的一餐，我沒有吃到，不停地奔波兩地跑，連自己都不知道，什麼時候人在哪裏，錯過了，後悔不已。這餐飯趙兄還是做了，我看到有記載，如果沒記錯，好像作家陳建功兄台有幸吃到。

繼續上篇話題再說共鳴。在《老饕系列》的宣發見面會上，台下多是20多歲年輕人，趙兄疑慮不知會否有共鳴？我也很關注。我的共鳴首先是從吃上得來的。上文提到王府井「起士林」，還有一處中山公園「來今雨軒」，是名人去得最多的兩個地方。今年金秋在北京，去中山公園懷舊，為的就是「來今雨軒」。舊地仍在，情趣皆無。一年三季的茶座沒了，高搭的席棚拆了，沒了人氣只剩下清冷，當年喝茶賞花的日子沒有了。古色古香的飯堂還在，問了一下門口的侍應，說要等15桌，於是領了號，先去園子裏看看，他說到號

會打手機，我放心地走了，去尋找「故舊」。花洞看了，沒有什麼花，五色土仍在，中山音樂堂沒有了，我兒時的幼兒園則是遍找不見……一直不見有電話來，回到「來今雨軒」，告知還有4桌，決定坐在一旁等，等了50多分鐘才叫了一桌，推開餐室大門一看，整個飯堂只有6張枱，因為不准用明火，沒有熱炒，只有小點心，6桌人志不在吃，是在談話、看書，看來準備消磨一個上午。不能等了，在小賣部買了幾個最想念的冬菜包子，高莊大餡還算正宗，就着正午的陽光吃了。趙珩兄書中提到的「藤蘿花餅」，是園中摘下春日紫藤花，糖醃製做成餡，烤製而成，這一道中山公園非常吸引的點心，也只待成追憶。聽說北京「起士林」也關了門，要吃得去天津。特點俄式「清湯小包」不但沒得吃，上網都查不到了，失傳了。

沒吃過沒見過的人不少，卻生出不少故事。「彷膳飯莊的肉沫燒餅」，現在被叫成「慈禧圓夢燒餅」，生生編出一個故事，吃之前跟你講，這是慈禧當年做了一個夢而來，他們覺得菜品愈說得出故事，愈賣得出，可都是無中生有的事。」

有共鳴，沒有共鳴，好在有《老饕漫筆》在。

手足口病

有小孩子連發兩天高燒，每次量度40度，卻沒有任何傷風感冒喉嚨痛、小便不適的症狀，唯有對症治療給予物理降溫，口服退燒藥，高燒時用強效的塞肛藥，多飲水多休息，孩子從來不會講大話，高燒時很累不想動，一退燒就玩。不過第5天口腔出現紅點，吃東西感覺痛，出現了手足口病的症狀。

現在正是手足口病的好發季節，有些幼稚園和學校在流行，孩子們之間密切接觸可以經過共用的玩具，互相擁抱，一齊進食，接觸分泌物而互相傳染，有些家長告訴我小朋友一上學便傳染回家，連家中的弟弟、妹妹也無一倖免，確實如此，雖然理論上要勤洗手，防止密切接觸，但在小朋友的圈子裏面是很難避免的。

手足口病患者在病發首星期最具傳染性，而病毒可經由其糞便排放達數星期。潛伏期約為3-7天，初期會出現高燒或低燒、食慾不振、疲倦和喉嚨痛。發燒後1-2天，口腔可能會出現疼痛的水泡、紅點、潰瘍。潰瘍位於舌頭、牙肉、口腔

的兩腮內側。手掌及腳掌，甚至臀部或生殖器。大部分患者病徵輕微並在7-10天內自行痊癒。

因為手足口病是由病毒感染，目前沒有特效藥，只能夠對症治療，例如發燒時吃退燒藥或塞肛門，多飲水，皮膚上的水泡不要去抓傷或刺穿，以免繼發性細菌感染。另外水泡內的液體可以傳染給其他人。

現時仍未有疫苗可有效預防手足口病。要有效預防感染就要：

- 經常保持雙手清潔，在觸摸口、鼻或眼之前和後；進食前，接觸水泡及如廁後。

- 避免與患者有親密接觸，如接吻、擁抱。

- 當身體不適時，不應上班或上學及應向醫生求診。

- 患者應避免處理食物和照顧兒童、長者和缺乏免疫力的人士。

- 使用1比99稀釋家用漂白水經常清潔和消毒常接觸的表面，如傢俬、玩具和共用物件。

- 當學校或院舍爆發手足口病期間，避免集體活動。病童應留在家中休息，直到完全好之後遲一星期才返學校上課。減少孩子們互相傳染的機會。

後來居上的羅雲熙

2023年，張學友、劉德華、梁朝偉3位已登

「六」的香港大明星，在星光大道上繼續綻放光芒。當中尤以梁朝偉，他憑《無名》一片奪金雞獎最佳男主角，成為史上三金（金像獎、金馬獎和金雞獎）影帝，實在可喜可賀。

回說國劇市場，經過一輪沉寂，這檔國劇又再熱鬧起來，同期推出了王鶴棣、白鹿的《以愛為營》硬撼羅雲熙、章若楠合演的《治癒系戀人》，同是愛情時裝劇，剛開播一周，暫時仍未知鹿死誰手，若以第一集的劇情，我個人是較喜歡《治癒系戀人》。因為《以愛》是典型的霸道總裁橋段，始終是熟口熟面的劇本，雖然《治癒系戀人》描述的是中國醫療團隊在海外行醫的故事，也新不到哪裏，但起碼章若楠棄醫從商的角色背景，較又是雜誌社記者訪問霸道總裁的白鹿，帶多了一點追看性。

上星期介紹過王鶴棣，說他是這兩年間冒起得很快的男藝人，而《治癒系戀人》中的羅雲熙，對香港觀眾來說，可能仍覺得他是個新星，但其實他已屆35歲之齡，在演藝界已算是走在高峰期。他之所以被錯覺為新星，可能和他的長相有關，瘦削尖面身形也高挑，有

着新一代男星的氣質，也可能他的成名作來得較遲，劇迷認識他已是出道較後的時間，我翻查過他的履歷，我有看《何以笙簫默》，但我從沒把何以笙這角色聯繫上羅雲熙，直到《香蜜沉沉燼如霜》，也只因為家人說看楊紫，我才開始對羅雲熙有印象。《香蜜沉沉燼如霜》是2018年的作品，即他要到30歲才得到劇迷追捧。

《月上重火》、《半是蜜糖半是傷》、《長月燼明》、《追光者》接連幾套受歡迎的電視劇，讓他奠定男一位置，但時裝劇除了《追光者》之外，都沒有太多的證明，有人認為他的外貌較適宜古裝，但到底這是個時裝世界，紅了的演員出Show、拍廣告總得要時裝示人，相信這次的《治癒系戀人》，對他來說有一定的意義，對劇迷更是有一定的期待。

看了幾集《治癒系戀人》，坦白說章若楠很搶戲，打從《號手就位》，我一直愛看她，看她的戲，一套比一套有演出空間，也愈來愈演得有味道。今次導演給她演一個患上罕有病的醫學生，得到羅雲熙在醫術和感情的照料下，譜出對生命的另一種期盼，相信會讓觀眾看得十分投入。《治癒系戀人》正在央視8套晚上播出，也可留意網絡上，每晚大約會更新兩集。



鄧達智

常在心間的「玫瑰們」

侄媳婦Anna本周日於多倫多舉行的喪禮，自己未能赴會；工作及生活程序預早的安排，也非難以抽身，終於明白長輩傳統觀念：白頭人莫送黑頭人……

人生過泰半，積累喜、怒、哀、樂如山，已無太多餘力應付；外祖母早逝，五十出頭離世，那時自己還未上幼稚園，只記得母親不斷痛哭的畫面。祖父及外祖父離世於同一星期，我與弟弟、表弟剛好放聖誕假，從各自上大學的城市聚集在多倫多二姐家，噩耗傳來，傷感出門求學時跟祖父、外祖父叩別後，亦即永別，想起兩位祖父種種的慈愛，姐弟表弟幾人抱頭痛哭了一整個晚上。

祖母過世，我已回港工作，人人敬重祖母，靈堂上哭聲震天。

印象最深刻，還是三姐在倫敦被庸醫及英國的醫療體系錯判，將胃癌當作胃潰瘍，延誤醫治，錯失黃金時間，被發現時腫瘤已擴散，再奮力抗癌4年，逃不過危難，走時40歲，兩名女兒9歲、8歲。

三姐撒手塵寰，我趕到倫敦，陪伴整夜，於清晨時分，手牽她手親眼看着斷氣過程，永世難忘。喪禮進行期間，忽爾傷痛，為骨肉的早逝痛哭失聲。

再過十多年，二姐在頑

強抵抗惡疾多年後，眼見兩名兒子長大，學業事業有成，不流半滴淚，欣然與世長辭。趕到多倫多，每天探望二姐言笑晏晏，從旁安慰母親與甥兒們，直至喪禮舉行前一夜，獨自瞻仰遺容，不禁思念童年歲月，少年國外求學期間二姐執行代家長及學業顧問重責，都一一百分之三百回饋祖父的期許，眼淚不禁泉湧。

父親離世於自己事業薄有成就，媒體報道頻密，然而歲月已經平伏表面傷痛，整個喪禮沒流一滴眼淚。

再過十年，母親離世，斷氣那刻其他姐弟在醫院不同角落守候，只我一人陪伴在側，邊寫稿聽到媽媽長長舒出一口氣，但自己卻未察覺那刻便是離去，到發現時，自己情緒非常激動，近乎錯亂……喪禮前數天騎單車散心，經過母親父家楊屋村，前塵往事一涌而上，將單車停下，躲在樹叢背後哭了一個結實來到喪禮，置身自國外及本地趕來眾多侄兒甥兒及親友與四面八方致意的花海，反而表現十分平靜。

決定不飛往加拿大參加Anna的喪禮，只怕面對喪妻年輕的侄兒及年幼侄孫，為他們的失落而傷心，只怕自己已無力悲哀，寧願留在香港，整理好他們的房子，為侄媳婦盡點心，照顧她的丈夫她的兒子。



◆侄媳婦被診斷患上癌症一年多以來，侄兒、侄孫及她的影像不時浮現心間！ 作者供圖



余宜發

出席聽眾的喪禮

上星期說到一位忠實聽眾離世的事情，想透過這個聽眾的故事，令到讀者們也會懂得「珍惜」這兩個字。這位聽眾有一手好廚藝，又或者有很多聽眾也會說，她是個烹飪技術非常了得的長者朋友，所以有時候我在節目當中也會詢問有關煮什麼東西需要怎樣，她也會非常詳盡的教我。所以當知道她離世的消息，雖然當時未能證實，但可能是真的，自己很難過。直至有一天，在一些社交平台收到有關她喪禮的詳盡資料之後，我就知道不想成為事實的，終於還是要去面對這個事實。在當刻知道這件事之後，我決定出席她的喪禮，甚至我在外國的家姐也經常聽我節目，也曾經聽過這位聽眾的名字，她說：「我覺得你應該要出席她的喪禮。」

在設靈這天的晚上大概6時左右，我跟一些庭友（因為我的留言板名叫發仔大家庭，所以聽眾們都好像是一家人一樣，所以我稱呼他們是庭友），一起到資深聽眾靈堂鞠躬，一踏入靈堂便看見兩個跟她樣貌很相似的人，就知道是她的家人，她們自我介紹，其中一個是大家姐另一個是二家姐，我認識的聽眾是三妹。而我亦送上花圈當做小小心意送她最後一程，我亦知道有很多「發仔大家庭」的聽眾們都好想表達自己的心意，但有很多身處海外，未能盡點心意，所以我在花圈上寫上「發仔大家庭各成員敬輓」。現場看見她有很多家人為她作最後準備，我也感覺安心。因為最初以為她是一個比較孤單的長者朋友，還擔心她的後事會怎樣處理，原來她有這麼多愛惜她的家人為她安排人生最後的喪禮，所以感到安心。

在場見到很多很有心的「庭友」到場鞠躬，大家還坐下來摺摺金銀元寶談談對她種種昔日的相處經過。因為她是一位很熱情的聽眾，所以原來私底下也會約其他聽眾朋友一起吃飯，到訪她的家作客，這就是我主持「一切從音樂開始」的其中一個開心見到的情況，因為我們就好像一家人一樣，偶爾碰面，節目進行中，大家可以在留言板傾談，甚至可以分享生活日常互相關心，感覺很欣慰。而且我已經把大家的留言打印出來給她看。願她早登極樂，到達開心的世界。



百家廊

若荷

紙上時光

秋天，這是一個多彩的季節。每天忙於工作、生活的我們就像旋轉的陀螺，在身影倥偬中勿匆抬一抬頭，眼前已呈現出另一番景象：大雁南飛，落葉枯黃，原本旺盛的生命開始了隕落，於是便多了些感慨。時光流逝的太快。4年前的秋天，我開始着手編輯一本散文集《秋野之上》，這部散文集和前幾本差不多，大抵離不開生命和大地、感悟和哲思。在文學諸多類別中，最能袒露人靈魂、直接與心靈共舞的，大概就只有散文了，作為從「說話」開始，由「散句」演進而來的文體，一開始就植根於民間，融自由、遼闊、性靈、深刻於一身，既不失大眾，也不失高貴。

每個人與寫作結緣，都有偶然和必然性，我大致也是這樣。我早期寫詩歌，後來選擇了散文。一路走來，從家鄉走向更廣闊的天地，愈走愈篤定，愈走愈難以割捨。疏離詩歌，或許疏離了貴族化的「精神的聖殿」，散文卻讓我更加貼近大地，更能展現出我對世界的情感和渴望。在山水間徜徉，仰望天地，將生命注入文字，在心靈的宇宙中綻放出花來，是一種享受。故鄉生我養我，大地給了我成長的沃土，而心靈則讓我的書寫在場，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一人一事，都貼近對象，抵達真相，表達真情。在這樣的環境中，我的文字得到了滋養。

曾經很喜歡美術，初中時還嚮往參加美術學習班，後來母親請來美術教師授我繪畫。習畫讓我學會了觀察，學會了品味生活，讓我在思考中馳騁想像，懂得了山水畫中的「遠山」、「近山」的理論。繪畫喜歡上山水自然，自然馳筆也喜歡於田野之

上。從畫到文，無縫相接，都因為表達自己理想的意韻。春天去山裏看花，踏一踏腳下鬆軟的土地，採一把鮮綠的草葉，讓雙手沾滿春天的氣息；夏天到山裏觀滿山的蒼翠，在潺潺的山溪裏濯足，感受山野的氣息；秋天去登高望遠，賞紅葉匝地、金黃遍野的景象，生命新的發現總是令我驚喜。當我踏着遼闊的大地走向一個目標，直面山體土黃的肌膚和黝黑峻峭的峭壁時，才發現自己原來是這樣鍾情於自然風物，於是天空、大地、山野，在我眼中愈加幽邃，方明白，畫與文，只是不同的表達方式。

我一直認為，在我站立的地球上，所有曾經奉獻過、捧出過自己的植物都令人敬畏。而人類也是大地上的植物吧？我們既是一枚果實，也是一粒種子，或是一棵小草，像草葉一樣生長，像種子一樣發芽，像植物一樣花開花落。世間生命生長的過程沒有什麼差別。我自己就是一粒種子，知道自己從何處而來。我知道哪裏是我的故鄉。我更知道是誰將我的根捧起，送進異鄉寬厚的土壤。我站在大地上，看着他們喜怒哀樂，我也便像一棵植物一樣，雙眼露出對家鄉和土地的眷戀，為那些在歲月中失去的人而悲傷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植物的存在是為了生命的延續，人類的存在卻不僅僅是為了生命的延續，我們的人生還有發現存在、創造價值、獲得成就的意義。

秋天的田野上，稻穀成熟了，農民們正在收割。他們一身汗水，忙碌而又充實。看着他們勞動的身影，我心生敬意和感激。秋野的迤邐起伏、輝煌壯闊，成為了我不懈的追求和創作目標。我借助文字，記錄歲月中對生活的觀察與思考，將內心的情感與體悟轉化為對生命的禮讚，對生

活的熱愛以及對自然的吟詠。同時，也銘刻着對親人的懷念。我把行走的足跡書寫，收錄在《秋野之上》這部作品裏，讓似水流年中湧動的情感潮水，轉化為生命的能量和人生的五彩繽紛。

在編輯之前，我心很安靜。當書稿編到一部分，我母親意外跌傷入院，從此心裏再也安靜不下來，一顆心全放在照顧母親的小心翼翼裏。住院期間在醫院連續熬夜值班，直到我母親出院。出院後管理她老人家的飲食起居，幫助她練習走路、康復，也沒有心思打理任何事。就這樣，書稿放了半年，直到2020年因為疫情閉門不出，才又重新坐在電腦前一邊搜集資料，一邊整理書稿，至2021年春，書稿編輯完成，我才稍有欣慰。

在這期間，備受尊敬的作家趙德發先生抽出寶貴的時間為這部文集撰寫序言，並對散文集進行了仔細的勘誤，提出修改的意見，令我感激不盡。同時，我還要衷心感謝那些在文學道路上幫助、關心和鼓勵過我的師長、編輯朋友們。是他們舉起溫暖的火把，照耀我前進的道路，讓我執着地走下去，讓我的靈魂得以昇華。我希望這部散文集呈現給大家的，不僅僅是筆下的詩意棲居，更重要的是個人的真實情感、生命軌跡以及一個寫作者内心世界裏的真摯告白。

秋野，是生命季節的一種最完美呈現方式，它遼闊入目，博大入懷，體悟入心，鍾情入文。所以，秋野之上，萬物厚重。而我選出的文本皆涉及村莊、山水、童年、土地，雖不盡完美，但真實可人。所以，我願將它們置於秋野之上，像一份精神果實捧給讀者，以期化作愛和善良的種子，表達我對家鄉、親人以及祖國山河的深深敬意。



小蝶

最近很多媒體和網絡都播放與陳百強有關的資訊、影片和音樂，原來是因為紀念陳百強在上月底逝世30年。

媒體鋪天蓋地地報道，令我想起一件事。陳百強逝世當晚，我和一些傳媒前輩吃飯，但有一人姍姍來遲。我們等了很久，他終於來了，並解釋遲到的理由，原來他去了醫院見陳百強最後一面。他也告訴我們他在醫院見到的事情，不過，事情過了那麼久，不提也罷。

不知不覺間，原來陳百強已經逝世30年。30年真不是一段短時間，卻恍如在彈指間溜走。

網上經常流傳一張照片，是陳百強、梅艷芳與張國榮的合照。他們都有共通點：第一，3人都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著名歌星，攀上天王巨星的地位，是每個樂壇頒獎禮的常客，而都擁有無數非常愛戴他們的歌迷。

第二，他們都是潮流指標，亦是很多年輕</p